

山竹诗文

Shanzhu
Shiwen

王叔珩／著

一位用生命写作的老人
为你讲述他一生的命运与传奇……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山竹诗文

Shanzhu
Shiwen

一位用生命写作的老人
为你讲述他一生的命运与传奇……

王叔珩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竹诗文/王叔珩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0

ISBN 7-5430-3548-0

I. 山… II. 王…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文学研究—文集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031 号

著 者:王叔珩

责任编辑:明廷雄

封面设计:谢紫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320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叔珩，是诗人，是学者，也是语文教育家。人生能有此三种成就，可问心无愧矣！然而，你可知道，这成就后面，有多少坎坷，多少辛酸，又有多少忘我无私的日夜奉献！

叔珩已是垂暮之年，且重病缠身，他多么渴望将平生“发愤之所为作”，结集问世，以免“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今年8月14日，他嘱咐来京办事的女儿韞梅传话，命我为即将出版的诗文集作序，我欣然应诺。叔珩与我，既为同乡，又为大学同学。多年来，每逢想起叔珩，就禁不住要想起康熙年间顾贞观寄赠吴兆骞的《金缕曲》：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

遗憾的是，“我亦飘零久”，虽“缁尘京国”，却非“乌衣门第”，泥塑过江，自身难保，“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叔珩是幸运的，他毕竟归来了；还有多少无辜者，永远走上了不归路。

我不知道，命运这种东西，究竟是有还是无。时运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吧。我们这一代学人巧逢了旷古未有的升平国运，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灾大难。康德的“二律背反”，让我们时喜时悲，乍沉乍浮。回首前尘往事，可叹书生习气，幼稚愚蒙。说什么“天才”、“人才”，无力去祸远灾。“百无一用是书生”，是耶？非耶？书生太单纯，几曾研究过生存艺术、生存原则？书生，尤其是血气方刚的书生，不愿意“三缄其口”，不看重“沉默是金”，不认真思考“时然后言”；分不清是应该“危言危行”，还是“危行言孙”，“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古圣贤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教导，我们

一点也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已经交给了别人，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人一旦失去了自己，怎能不“总输他、覆雨翻云手”！何况“血统论”、“唯成分论”曾是统治思想，门第“黑暗”者，怎能不俯首低眉、夹起尾巴做人！生存永远是一门艺术，而这门艺术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生存永远是人生第一原则，一切违背这个原则的所谓“原则”，都是应当唾弃的。当我们在夕阳的余晖中，回首那充满陷阱、充满危机的漫漫长路时，我们不能不慨叹：我们之所以活得这么累，这么艰难，这么多灾多难，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我们不懂得生存这门学问吗？魂兮归来，找回自己！

17世纪法国科学家布雷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说：

“人类的伟大在于人类知道自己的悲惨，一棵树不知道自己的悲惨。

“人只是一根芦苇，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在“史无前例”那样的时代，我们生而为人，却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也就没有了尊严。那是魍魉世界，人不如芦苇。《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如何变百姓为刍狗？就是剥夺百姓的思想。人无思想，浑浑噩噩。于是，“驯服工具论”应运而生。于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从国家主席到平头百姓，呜呼哀哉！

新时期到来之日，就是刍狗时代结束之时。从此，人才成为人，人才找回自己的思想，找回自己的灵魂，找回自己的尊严。叔珩终于彻底平反，可以放声歌唱了，可以“舞文弄墨”了。打不倒磨不烂病不死的王叔珩，晚年进入了诗文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文人的

生命就在于文。你看那位东坡先生，刚一出狱，还戴着“管制分子”（或曰“内部专政对象”、“内部控制使用”）的帽子，立马就忘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悲情，又唱出了：“却对杯酒浑是梦，偶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吟罢此诗，他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此灾何必深追究”，是何等宽广而又充满自信的伟人胸怀！人，不论遭遇多大的苦难，总要振作奋发，轻装前进。叔珩不负众望，不负北大对他多年的培养，以顽强的毅力，步步前进。作为语文教师，他写出了有深度的教学论文；作为陈亮的异代知音，他写出了《三陷大理考》等优秀论文，还出版了《陈亮政论词选注》。记得此书问世之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陈亮的小书终于出来了，也算我留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吧。”我很能理解孔圣人也有过的那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痛苦。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养新录》卷十八中说：“圣人以名立教，未尝恶人之好名也。”上个世纪下半叶曾经要把“名”和“利”批倒批臭，那是何等荒谬和愚昧！

而今的人文科学是如此之不景气，叔珩的这本诗文集要想图“利”，很难很难。但我敢说，这本书的出版价值，不在于“利”，而在于它有着长远的史料意义，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

这本诗文集反映的是一个完整的王叔珩，这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因为王叔珩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且不是普通一员；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反映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重大变迁。社会前进他前进，社会倒退他倒霉。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年代，在怀疑一切、冤假错案处处有的荒唐年代，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就注定了我们这种人不能不倒霉。加之叔珩又不能韬光养晦，急流勇退，倒霉之运终于一再降临。开除团籍，开除学籍，“文革”遭迫害，十余年间，是不堪回首的非人岁月。如今，他虽已恢复清白，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但时来运转终究无法弥补永远失去了的青春岁月。作为个人，遭遇了那个倒霉的年代，只能自认倒霉；而更为痛切的是希望后之来者，不再遭遇同样的命运！五十年后、百年后的读者，将从那个光怪陆离的世道中，受到启迪。永远要尊重人；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如此深远的启迪，我们还不应该支持这本诗文集问世吗？我乐意为此书作序，原因也在于此。

何九盈（北京大学教授）

2004年10月9日

自序

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文革”十年中，康式昭出了一本《大学春秋》，虽然未成大名却也平安无事，令劳改中的我暗中羡慕不已，觉得“一本书”也不一定就是坏东西。邓小平时代，老同学纷纷出书。比较出名的是韩蔼丽的小说集《湮没》和何九盈的语言学专著《中国语言学史》，湘清、仁健、烈茂、庆生、光亨、绍新也都有好几本书问世。不甘寂寞的我拖到九十年代，总算也出了一本小册子。现在看起来，“一本书”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至多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细胞而已。

病耗七年，山居寂寥；整理平生所习文字，终于在电脑中留下了这个二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可算是又一本书吧。

这本书分三大部分。《山竹诗草》收集了我从1950年到2005年的主要韵文习作，近三百篇作品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我的文学活动其实是从诗歌开始的。“红楼”时期的政治鼓动诗和讽刺诗一时风靡北大校园，与程湘清联名发表的《是行动的时候了》被誉为“吹响了北大反右斗争的号角”，《没落的晚筵》也在北京广为流传。在康式昭的领导下，我主持北大文学社的工作，主编《红楼》月刊和《红楼之窗》诗传单，一时间我和湘清被称为“左派诗人”，与“右派诗人”张元勋、沈泽宜齐名。不过，这昙花一现的光荣很快就被运动的洪流所淹没，出身不好的我与右派一起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文革”中，我青年时代的全部诗词被江陵县用大字报广为公布，称为“反动诗词《十年》”；其中一些篇章却又被说成“少年漂泊者的心声”，不胫而走。十年动乱中，我为各级各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

写了数不清的韵文作品，早已消失在江汉平原广阔的黑土地上，但最后一篇《沂蒙甘泉》却几乎传出省界，走向全国，纯粹由于偶然的原因，它又被湮没了。三中全会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语文教学和陈亮研究上，诗词习作纯粹为了自娱，不想日积月累竟又有了几百首，成为这一部分的主体。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留下这以旧体为主的诗草，作为我个人大半生的影子，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而作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主要是邓小平时代）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可能还比较真实。

《山竹文存》收入的则是从1958年至1996年三十八年间公开发表的全部论文。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政治风潮迭起、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北京大学又是矛盾的聚焦点之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和胡耀邦都到北大作过报告，康生更是奉毛泽东之命在北大“蹲点”达数年之久。1958年夏天，原铁道部长陆平取代江隆基出任北大党委书记，康式昭也调走了。《红楼》改名《北大青年》，党委任命我班党支部书记陈键取代了我的岗位，接着更以“情绪反动、名利思想严重”等罪名开除了我的团籍。在我极度苦闷的时候，党支委、自称能见到康生的刘竹立却动员我参加学术大批判和“大跃进”式的科学研究。这就是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论文的由来。两篇论文虽然以联名或集体的名义发表，但谁都知道是我的手笔，不过稿费是全部归公了，对我个人也无半点积极影响。而且，半年以后，我就因“附和彭德怀右倾言论”被秘密开除了学籍，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我青年时期荒唐的光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悲惨结束了，留下这两篇论文算是学生时代的一点点痕迹。80年代的中国全面进入了邓小平时代，我有幸度过了断指切胃的大难，迎来了此生中最好的十年。我得到过胡耀邦、王汉斌、彭佩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帮助，北大给我补发了毕业文凭。这一时期的二十余篇论文多多少少体现了一些自由意志，我把它们分为“教学

论文”和“文学论稿”两组，算是反映自己在语文教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读方面的收获。

《高岭杂记》收录几篇回忆性的散文，都是90年代以后的作品。想对自己的一生有点轮廓性的交代，并给影响了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留下一点粗糙的记录，是我写作这些文章的意图。这种意图实现的圆满程度和客观效果，则只能由仁慈的上帝来判断了。

面对当今中国寂寞的诗坛和“热闹”的文坛，我不知道这本书何年何月才能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后人间还有多少读者，但我仍然确信，它既然凝结着我大半生心血，就不会是毫无存在价值的。为此留下这篇序言，以表达年逾古稀的我一丝尚未泯灭的希望。

王叔珩

2005年1月于湘潭高岭

序 三

2006年的劳动节长假，我们原江陵县二中86届文科班同学在母校举行“二十年后重聚首”联谊会，同学们都因不能重睹王老师叔珩先生慈颜，再聆先生的教诲而惆怅萦怀。烟雨红尘，廿年一梦，大家常年为俗务所累，已渐渐与老师音讯相违，只依稀记得老师在我们毕业两年之后回到了三湘故土，任教于湘潭电大，大部分同学与老师失去联系已经整整二十个春秋了。

翌日，江滨铁牛矶午餐之际，辗转得知老师的电话，同窗们纷纷停杯投箸，不能竟食。八名同学代表立刻分乘三车，启程由鄂赴湘看望老师。落霞染天，雁飞鹤鸣之渚；暮春三月，车渡白螺之津。江阔水净，炊烟绕村；关河远阻，心如电驰。一路上连缀起记忆的碎片，老师的风度气质，犹在目前。然而，想到老师半世飘零，文章抱负，无由施展，时光荏苒，已逾古稀，大家又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十三离故土，南岳习诗文。十六失怙恃，四海独飘零”。（《芳兰赞》）先生青少年时期依靠大姐的帮助坚持求学，其时大姐家中的生活因姐夫英年早逝且遗有两儿两女而日渐窘迫，却仍然时时资助着珩师及乃兄的生活：“悲辛我大姐，独力抚四孤；更有诸弟妹，个个皆需扶”。（《芳兰赞》）长沙学院街东学巷大姐的家成了先生心中的避风良港、麦加圣地。不管是青年时代从北大蒙冤离校，还是“文革”中遭受断指切胃的苦难，耿介书生、热血男儿的块垒心曲总是在这里一吐为快：“秋色凄清愁绪多，环灯话旧泪滂沱”。（《潇湘离歌序》二）。青少年时代的聪颖好学和骨肉亲情，为珩师奠定了事业和生活的雄厚基础。

先生大半生的活动，几乎与共和国的历程同步，也是国家和时代

的真切见证。建国伊始，先生初中毕业旋即投笔从戎，1951年至1954年从军委七局中专训练班毕业授予少尉衔，弱冠之年转业至古楚国之都江陵的江滨小镇郝穴，执掌一厂之政。杜门闭户苦读一载之后，昂首考入北大求学，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当其之时，恰遇改天换地，国运升平之际，先生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于洪流之中任北大文学社社长兼校刊《红楼》主编，《骑士赞》、《是行动的时候了》、《没落的晚筵》等诗歌一度风靡北大校园，并广为传诵。由先生主笔的《评〈屈赋考源〉》、《浅谈陶渊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等学术论文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显露出了深厚的学养、缜密的思维和尖锐的思想。中流击水，心逐浪高，一时风华显红楼，才名播燕园。然而在那个“血统论”、“唯成分论”主宰一切的陆离光怪的年代，先生却难逃挨批挨整的厄运：先是被秘密开除团籍，而后在京郊土门遭人构陷褫夺学籍。投身革命十年，燕园苦读四载，一纸便条般的《通知》，便将其化为乌有。书生戴罪，颠沛流离，随之而来的“文革”，又将先生从江汉平原的一所农村中学赶进了砖瓦厂的牛棚。在六年的炼狱中，先生身心俱创，先罹断指之灾，后遭切胃之疾。厄运连年，困难重重，但先生从未俯首折腰，凛然而顽强。

先生面漠心热，一生重情。诗文之中，既有以苍生黎民为念的赤子情，也有相濡以沫的结缡深情。贯串老师洗冤过程的，始终是浓浓的同窗情；殷殷寄语弟子，再入燕园，行吟未名湖畔，满纸眷眷的师生情。愈久愈浓，铭记一生的是与大姐相依为命的姐弟情；晚年更有为绕膝稚孙起名赋诗的舐犊之情。先生对于生活和文字，均有常人所缺乏的执著纯真，无论新诗旧韵，纪事抒情，莫不出自真性情。而文字之优美沉痛，又岂是常人所能体会？

吾辈驽钝，却在一个偶然的时空与老师相遇，耳提面命，心智顿开。王门两载，一个人的不幸，竟然成了一群懵懂少年的大幸。呜呼，幸耶，悲耶？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作风民主，胸襟豁达，全班

同学高山仰止，心想而景从。吾辈本没有资格评判老师的经历和学问，但在老师《山竹诗文》付梓之际，仍然禁不住将些许往事及此次重逢的经过予以说明，诚惶诚恐，语无伦次，惟有无限感念，聊慰师心。

先生处世，磊落光明，以南宋思想家、爱国词人陈亮为友，并对此贤有精深的研究。让我们把先生咏陈亮的诗援引过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因为这首诗正是老师大半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老师坎坷人生的写照：

书生自古多痴狂，报国全凭血一腔。
献策京师群小妒，哀吟大理后人伤。
儒冠不是乌纱帽，直道难防黑手帮。
莫谓文章空议论，千秋青史有衡量。

江陵二中 86 级文科班

执笔：谭勳虎 张卫东 朱小梅

2006 年 6 月 18 日

目录 CONTENTS

上编 山竹诗草

新诗

- (3) 江城别梦
- (4) 江城北望
- (5) 希望
- (6) 《骑士赞》小序
- (7) 党啊,我望见了你的红旗
- (12) 仙鹤之歌
- (15) 沂蒙甘泉
- (19) 曙光
- (27) 跋涉
- (28) 希望二章
- (30) 答同龄战友

绝句

- (32) 界石秋歌(三首)
- (33) 潇湘离歌序(三首)
- (34) 别小妹(二首)
- (35) 车出湖南
- (35) 出山海关
- (35) 途次沈阳

- (36) 佳木斯等船
- (36) 重返燕园(三首)
- (37) 观《漫长的路》寄明雄
(二首)
- (37) 牛棚梦
- (38) 给“多壮志”友人
- (38) 赠文科班弟子
- (38) 游九江烟水亭
- (39) 再返燕园(四首)
- (40) 赠别蔡顺海校长
- (40) 与明雄同游陶侃墓
- (40) 论文刊《荆州教研》
- (40) 论文发于烟台
- (41) 戏为两绝句
- (41) 三峡行(二首)
- (42) 《名作欣赏》刊发论文
(二首)
- (43) 尊师重教论孔丘(三首)
- (44) 怀邓拓(二首)
- (44) 赠江陵二中首届三年制文
科班

- (45) 送弟子上京
- (45) 读光亨、绍新书
- (45) 寻找旧作（二首）
- (46) 车入湖南
- (46) 江陵催促
- (46) 独闯株洲（二首）
- (47) 湖南农学院
- (47) 株洲职教办
- (47) 岳阳师范
- (47) 湘潭试教遇雨
- (47) 江陵寄档（二首）
- (48) 寄杨永裘
- (48) 心泣（二首）
- (48) 赠修植、仕顺二君
- (49) 夜宿高岭
- (49) 致上帝
- (49) 调令下达（二首）
- (49) 冒雨转户口
- (50) 湘潭报到
- (50) 分房变卦
- (50) 别江陵好友
- (51) 双车行（二首）
- (51) 高岭学稼（三首）
- (52) 老妻上班
- (52) 文经处成立
- (52) 办直属班
- (53) 蛇年春节

- (53) 答锵哥
- (53) 再和锵哥（二首）
- (54) 东欧巨变
- (54) 职称湘评过关
- (54) 赠英师班毕业生
- (55) 题赠书之扉页（四首）
- (55) 为晓语得名赋诗一首
- (56) 学手风琴
- (56) 学格律诗
- (56) 故乡行
- (56) 题与宜颖韶山合影
- (57) 寄远（二首）
- (57) 寄云中

七律

- (58) 土门大雪
- (58) 秋江夜渡
- (58) 别大姐
- (59) 颐和园忆旧
- (59) 寄凌鸿轩（二首）
- (60) 读湘灵
- (60) 学器乐
- (60) 学诗
- (61) 贺宜颖新婚
- (61) 北大来信（二首）
- (62) 病中吟
- (62) 自画像
- (62) 学太极拳

- (63) 寄南岳同窗
- (63) 和戴春光
- (63) 党的生日
- (64) 调江陵二中
- (64) 迎春
- (64) 答友人
- (65) 北招独夜
- (65) 赠九盈
- (65) 赠湘清
- (65) 赠良骏
- (66) 赠庆生
- (66) 观《火烧圆明园》
- (66) 重回江镇
- (67) 见瑶姬峰
- (67) 答谢戴时君
- (68) 寄涛哥转呈三姑母
- (69) 咏陈亮
- (69) 怀邓拓
- (69) 蔡子湖漫步
- (70) 寄雷泰来君
- (70) 原韵答泰来
- (71) “公事私办”有感（二首）
- (71) 影盅
- (72) 初秋始雨
- (72) 郴州来信
- (72) 盼书
- (73) 回顾

- (73) 寄明雄
- (73) 寄修植、仕顺（二首）
- (74) 湘潭行
- (74) 赠杨永裘
- (75) 电大生涯（二首）
- (75) 哭雪芹
- (76) 题素巾
- (76) 梅儿去成都
- (76) 寄红儿
- (77) 学书法
- (77) 偶读“留侯论”
- (77) 重游南岳（二首）
- (78) 痛悼耀邦同志（二首）
- (79) 决策
- (79) 回顾
- (79) 交班
- (79) 电大创建十周年
- (80) 东欧
- (80) 柏林墙
- (80) 新思维
- (80) 地球
- (81) 题小影
- (81) 题秋叶
- (81) 入团四十周年
- (82) 回江陵二中
- (82) 人道
- (82) 迁居有感

- (83)《陈亮政论词选注》完稿
(83) 自寿
(83) 风骨
(84) 五九初度
(84) 为纤纤起名
(84) 逗小元曦
(85) 美人蕉
(85) 琴语
(85) 约殇
(85) 诗柬
(86) 寻春
(86) 春病
(86) 春误
(87) 春归
(87) 春梦
(87) 一面
(88) 题竹亦青墓照
(88) 哀姐夫谷夷
(88) 悼李明达(二首)
(89) 哀常修植
(89) 静
(89) 文章
(90) 题九盈《语言学史》
(90) 题《中国电大专家名录》
(90) 读清诗《舟中有感》
(90) 望小康
(91) 二战

- (91) 花甲自嘲(二首)
(92) 购房
(92) 室内电话开通
(92) 天堂吟
(93) 世纪吟
(93) 书稿遇阻
(93) 女儿调动成功
(94) 耒阳
(94) 老妻病中
(94) 重聚荆州
(95) 熊河中学欢聚
(95) 一月两手术后
(95) 祝莹姐八十大寿(二首)

五律

- (97) 咏梅
(97) 望庐山
(97) 燕园毕业证
(98) 武汉漫步
(98)《龙川集》
(98) 灵犀
(99) 老境
(99) 写作

五古

- (100) 长廊
(100) 梦海
(101) 株洲告急
(101) 三字之争